在幸存的枝节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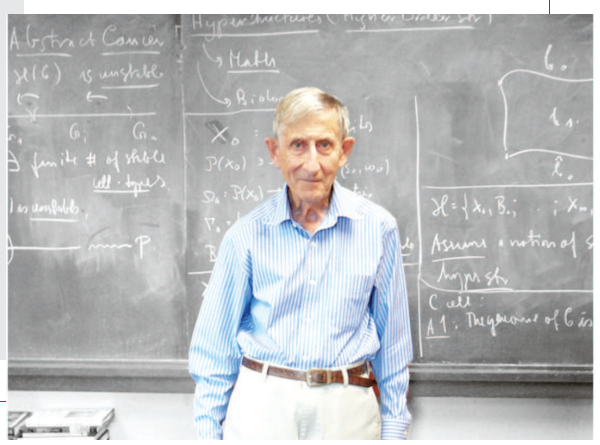
——读马慧元《星船与大树》

秦蓁

手艺是沟通的桥梁，却也是壁垒——“真正的惊心动魄之处，并不开放向普通读者”。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价值判断已经呼之欲出：那些“经典”的东西，就应该是慢热的。贝多芬的信里说“困难的东西是好的”。本书一直在强调这样的观点：对复杂东西的认知，是需要艰苦习得才能获取一二的。回报理应缓慢不是吗？深美闳达之处，根本容不下几万人惊鸿一瞥后的点赞。

▲ 科学史书写者乔治·戴森与其著述《图灵的大教堂》

▼ 20 世纪最杰出的物理学家之一弗里曼·戴森



《星船与大树》是马慧元最新一本散文集（中华书局 2018 年 6 月版），也是收入书中的一篇文章的题目。现在作者给自己的书起名字，往往是急着向读者剖白，欲从书名中凸显出“自己”。可马慧元不。她笔下《星船与大树》一文的主人公乔治·戴森（George Dyson）也不。乔治·戴森的父亲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是 20 世纪最杰出的物理学家之一，小戴森却并没有顺着精英家庭的孩子应该有的模式成长，而是高中辍学，曾经像个野人一样住在树林中，自己造船出海航行，成年之后成为当代科学史最忠实的书写者。个人成长中的故事性实在太强，大可激动人心，然而这些卖座的经历“好像都留给了大海和皮艇，或者自己默默地消化了，没有用它去换来可读可见的成就，甚至没有兴趣让它抵达别的心灵”。孤寒、辽阔，有一种不肯妥协的天真和骄傲，对未知的世界怀有最老实的热望。这一切，恰如本书的气质。

马慧元在音乐散文的书写者中算是名人。读者当然还记得她写过的那些人：在漫天风雪中听巴赫的壁炉工人，出去弹琴挣钱回来高高兴兴地经营自己的农场的皮雷斯（Maria Joao Pires），70 多岁时手因车祸受了重伤、最后竟然恢复到在卡内基开复出音乐会的西蒙（Abbey Simon）。或许也还记得那些和艰苦的技艺纠缠的故事，“一般来说我花几个月学习一首新作品，先弹给朋友听，再改进一下，然后再小范围地表演，再改进，最终能够公开演奏。这个试验改进的过程一般持续一年，而对贝多芬的作品 106 号，我花了八年时间”——这是钢琴家陶伯（Robert Taub）写在《演奏贝多芬钢琴奏鸣曲》一书中的段落。

而现在呢？现在是知识付费的时代。不识谱、不知道古典音乐的惯例和表达规范的听众，想要听上几节课就能懂得钢琴家得练上八年才能把握的细节之浓郁和精妙。知识付费拉平了世界的距离，边鄙小城的全职太太也能听复旦北大的老师讲课。然而专业的判断本身就是难题。我们爱说“手艺”，现在能判断手艺好坏的人，竟也是极少数了。我们曾经知道，“知识”和“话语”是一种权力；而现在，贩卖“知识”和“话语”的平台，拥有的权力可能是最巨大的，远远超出“知识”和“话语”本身。他们能与已具备强大变现能力的网红写手合作，也能有办法迅速捧红原本在公众视野之外的书斋学者。一个被设计的课程，要文化寻根，要洞烛经典；不但有读书乐趣，还能学以致用。每天 30 分钟，听众根本不需要为接受某个作品准备好自身储存的上下文，即能享受跨越千年的文化盛宴——你信不信？知识就应该“有趣”和“简单”，学者一辈子苦苦建构的复杂模式，如果听众不能立即“得到”，那就得怪讲课者“没有把话说明白”——你同意不同意？

马慧元笔下的世界也被这样的需求撕裂着。比如她赞赏的钢琴家卢卡斯（Lukas Geniušas）在一次采访中说，自己其实不缺演出机会，但仍然在尽力参加比赛，展现自己。“我是太贪婪了吗？可是我觉得有必要让人们看见我们……过去我觉得我们应该显得谦虚，但我现在已经改变了想法。哪怕是为艺术，也有必要让公众多多关注。”一方面，艺术家总希望得到更多的公众关注度；另一方面呢？美国钢琴家库尔茨（Glenn Kurzt）的感受是：给人弹婚礼音乐，立即会感到“骗骗不懂的人真容易”。钢琴家练得死去活来，把所有该受的罪

（下转 12 版）

乔治·戴森小时候并没有顺着精英家庭的孩子应该有的模式成长，而是高中辍学，曾经像个野人一样住在树林中，自己造船出海航行，成年之后成为当代科学史最忠实的书写者。